

逍遙座

十面靈璧山居甄選
重要明式家具

The Throne of Absolute Freedom

Important Chinese Classical Furnitures
from the Ten Views Lingbi Rock Retreat Collection



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內景

序 言

我的兩個老朋友

——記兩件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的舊藏

[美] 柯惕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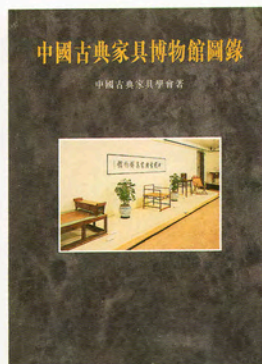
古代家具學者

原美國加州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館長

過去 20 年中，在拍賣會或者市場上，許多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的藏品重新出現了，他們再次回到鎂光燈下。每逢遇到這樣一件家具，就如同偶遇一位老友，必然要把握機會坐下來聊一聊。今年保利春拍就有兩件這樣的老友：一件是黃花梨帶屨板小平頭案，另一件為鐵梨木鑲大理石圍板羅漢床。20 多年前，我做過這兩件家具的目錄，相伴數年，如今，有機會重新審視它們，其樂融融也！



中國古典家具學會季刊
Tenth Union International Inc.
美國中華藝文基金會，1992 年。



中國古典家具學會
《中國古典家具博物館圖錄》
Tenth Union International
Inc. 美國中華藝文基金會，
1996 年。



王世襄《明式家具萃珍》
Tenth Union International
Inc. 美國中華藝文基金會，
1996 年。

一 黃花梨帶屨板小平頭案（圖 1）

1990 年初，加州博物館從一位香港行家手上買到這件帶屨板的小平頭案。那時，公諸於世的同款範例非常少。安思遠與王世襄各自發表過一件；前者的屨板似乎是後配的，後者的整體比例和屨板架離地的高度都比較呆板。還有一件鑲嵌綠色石板面心的款式，是香港葉承耀早期藏品之一。所以，當找到這件既高雅又文氣的款式時，我們博物館特別高興。

不過，這些年來，許多類似的桌子也陸續出現。其中以黃花梨做的居多；它們表現出簡約的做工，素面的刀牙板；有時講究一點的，會在圓腿上做出一圈微妙的小立領，好讓屨板邊框部件與腿部相交時達到平順、貼切的銜接。除了桌面鑲石板，還有一些是帶瘻木面心的款式。2003 年，香港兩依藏獲得了一件紫檀帶嵌百寶面心的款式（圖 2）。濮安國《明清家具鑑賞》（2004 年）也發表了三種款式，一件帶有如意云頭牙板，另一件用紅木做的。北京楠書房也收藏一件楠木製者。大部分的這類小案，尺寸大小相似，桌面長度從 72 ~ 75 厘米不等。然而，2005 年一位江蘇行家讓給筆者的一件黃花梨小案，桌面更長（95 公分），而且屨板四面都帶有小刀牙板（圖 3）。最近，張金華《維揚明式家具》也發表一件 99 公分桌長的鐵梨木版本，並指明其來源為蘇北地區。濮安國在《明清家具鑑賞》一書中進一步評論：“這類桌子當時在蘇州地區曾廣為流行，是文人書房中常用來擺放書籍或安置文房用具的。”由於小平頭案帶屨板的這種款式，產地似乎都來自江南或蘇北地區，或許也有櫟木的版本，待字閨中不為人知。



图 1 黄花梨带屨板平头案
(LOT.5433 美国加州博物馆旧藏)



图 2 紫檀百寶嵌梅花纹带屨板平头案
(香港两依藏藏)



图 3 黄花梨带屨板平头案
(江苏私人藏)

對於這類案子，濮安國的用途評論固然值得關注，但它優雅的姿態也的確適合江南文人書房。雖然這類案子的參考文獻少之又少，但還是在兩幅宋代繪畫中找到它們的身影。一張是傳劉松年畫的《西園雅集圖》，裡面有一件帶屨板的四面平桌子（圖4），置於一張台座式大桌前，當作香几用。另一張是蕭照的《中興瑞應圖》，其中有一件帶屨板的小案子，放在大棋桌的一側，也當作香几使用（圖5），這與宋徽宗趙佶的《聽琴圖》裡面的香案（無屨板）相類似。這兩個例子，屨板上都是空無一物，焚香的用途卻是一目



图4 宋(传) 刘松年《西园雅集图》
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



图5 宋 萧照《中興瑞應圖》
(天津博物館藏)

了然。當然，這樣的小案子肯定是多用途的。最後，不管放在那，它都能營造出優雅的氛圍。

對舊藏的小黃花梨帶屨板桌案回顧一番後，筆者更能領會這樣的美學源自審美高峰的宋代。它有優雅的姿態和細長精緻的造型，更因素面黃花梨的工藝錦上添花。

二 鐵梨木鑲大理石羅漢床（圖 6）

博物館於 1994 年在香港收藏了這張鐵梨木鑲大理石羅漢床。即使不是博物館結束前最後獲得的一件藏品，可能就是最後的兩件之一。雖然不是黃花梨或紫檀，但它雄勁的造型以及原配的大理石圍板吸引了我們的收藏慾望。它的床座造型與博物館所藏的紫檀羅漢床（圖 7），以及王世襄舊藏的鐵梨木、紫檀羅漢床（圖 8）基本都相同。圍板鑲嵌的大理石板，紋理極為豐富，幻化出天然山水、流水及流雲的圖畫。

早在漢代時期，文石板已經被用在家具上。但是，在宋代才對文石欣賞發揚光大，這是拜歐陽修、蘇軾和米芾等歷史人物的推廣所賜。對那些具有天然畫稿的片石，他們一再強調可以與偉大畫家的山水畫相媲美。宋代之後的畫作中，經常能看到鑲文石板的家具。元王振鵬《歷代賢妃圖》描述唐太宗坐在床上，其圍欄鑲“水墨”紋石板，帶有山峰景象（圖 9）。此後不久，明初《格古要論》記載文石的用途：“……大者五六尺，性堅，用砂鋸開板，嵌桌面、胡床、屏風之類。”





图6 清早期 铁梨木镶大理石罗汉床
(LOT.5443 美国加州博物馆旧藏)

除了明初朱檀墓出土的鑲石板桌案，早期的鑲紋石板家具很少能倖存下來。直到晚明時期，這種家具出現了，主要在士紳和統治層級圈子裡。到明末，文石板的用途的越來越廣泛，在繪畫、插圖和文獻中都有相當多的證據。文震亨在《長物誌》中如此評論：“大理石：出滇中，白若玉黑若墨為貴，白微帶青黑微帶灰者皆下品，但得舊石天成山水雲煙如米家山水，此為無上佳品。古人以鑲屏風，近始作几榻，終為非古。”明末匿名的《上元燈彩圖》描繪了一場上元燈節市集，內容豐富，其中包括一件鑲石板的羅漢床（圖 10）。這件畫中床就呼應了文震亨的評論；的確，與階梯式圍欄及帶有托尼腿足的款式做比較，市集上的這張羅漢床就少了早期風格的古味。在《上元燈彩圖》中，還有一張鑲大理石的架子床。這讓我們想到晚明小說《金瓶梅》西門慶家中的大理石鑲嵌家具，也反映了晚明土豪文化滲透在生活的許多角落裡。

清代畫作也繼續說明大理石鑲嵌家具的時尚趨勢，鑲石板的羅漢床就經常出現在（清）宮庭繪畫裡。雍正時期的瓷盤則描繪兩位女士坐在羅漢床上（圖 11）；圍欄鑲花瓣形的雲紋石板；床座也刻畫出一清二楚的深色木紋。乾隆時期丁觀鵬的《墨妙珠林》描畫了唐中宗李顯坐在鑲水墨大理石圍板的羅漢床（圖 12）。



图 7 紫檀罗汉床
(美国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旧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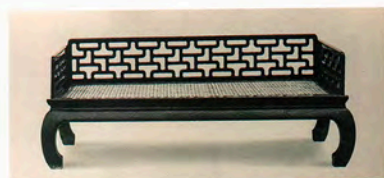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8 紫檀、铁梨木曲尺围子罗汉床
(王世襄旧藏 上海博物馆藏)



图 9 元王振鹏《历代贤妃图》（局部）
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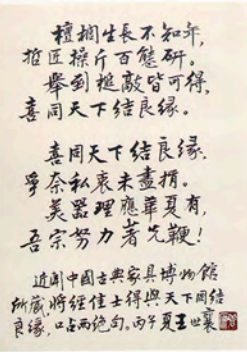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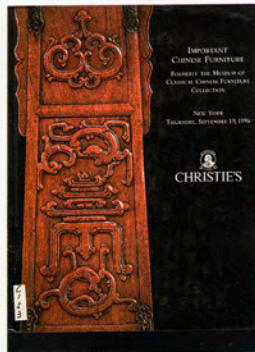
图 10 明《上元灯彩图》（局部）

再次回顧這張舊藏鐵梨木鑲雲石羅漢床，它依然雄姿英發，原配的鑲大理石圍板歷久彌新，耐人尋味；而今更體悟它的稀有性。這張羅漢床本身以及鑲大理石家具兩者的歷史和文化價值，豈是時下木材的市場價值所能比擬？

2019 年立夏日，上海



图 11 清雍正 五彩瓷盘上的罗汉床（局部）图 12 清 丁观鹏《墨妙珠林》（局部）
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



1996 年 9 月，紐約佳士得，“重要中國家具”拍賣圖錄和王世襄題詩